**罗伯特·范诺伊，《出埃及记》到《流放》，讲座 4A**

 出埃及记 21 章及其后续章节和圣约
审查 II。旷野中的以色列 D. 在西奈山，出埃及记 19 至民数记 10:10
 1. 西奈之约的确立
 e.出埃及记 20:22-23:33

 让我们回到上次停下来的地方，即罗马数字 II，“旷野中的以色列”，D 部分，“在西奈山，出埃及记 19-民数记 10:10” 在 D 下，我们处于 1e。其一是“西奈之约的建立”，e 是“圣约之书——出埃及记 20:22-23:33”。请记住，我们谈到《圣约》是将十诫的基础作用应用于更具体类型的法律案件。我们研究了一些例子。在那次讨论即将结束时，我提到还有其他古代近东法律法规已被挖掘、翻译和出版，以便您可以阅读这些法律法规 – 我在幻灯片 17 上列出了其中的五个 – 所有你注意到，其中的时间早于摩西时代。我们讨论了出埃及记的日期，这实际上是确定摩西日期的一种方法，具体取决于您是早期日期视图还是晚期日期视图，摩西将是公元前 1400 年至公元前 1200 年，如果您查看这些法律法规的日期，从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500 年。因此，有五个法律法规的时间明显早于出埃及记第 20 章到第 23 章中的圣约法规。
 然后我们上次做了什么：我们看一个例子，比较《圣约法典》中的一项法律与埃顺纳的一项法律，在牛角事件中，特别是《出埃及记》第 21 章第 35 节与《法典》第 53 条法律的比较埃舒纳。几乎是一样的，只是措辞略有不同，但处理牛刺伤问题的方式肯定是相似的。我在上次会议结束时提到过这一点。它提出了出埃及记第 20-23 章圣约法典中的法律制定与古代近东法典中的法律制定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的问题。 快要结束时，我提出，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不可能将摩西的意识、知识和对圣约的熟悉程度纳入到《圣约》律法的制定中。当时的法律传统。如果你回到《出埃及记》第 18 章 16 节，摩西在旷野遇见他的岳父叶忒罗，叶忒罗给他建议，任命数千人、数百人、十人等的法官，仅此而已。棘手的案件将交给摩西。我们在出埃及记 18 章 16 节中读到，摩西说：“他们若有争执，就带到我这里来。我在双方之间做出决定，并向他们通报上帝的法令和法律。”摩西在西奈山之前向以色列人通报了上帝的法令和法律，无论他以何种方式做到这一点，这可能与《圣约》中法律的制定过程类似。所以，当你读到《出埃及记》21:1“这些是你要在他们面前设立的律法”时，在我看来，这告诉我们这些律法是有神的认可的，主正在把它们赐给以色列。通过摩西，并在此过程中将摩西关于他那个时代的法律传统的知识纳入他们的表述中。

F。反对借用 ANE（古代近东）法典：差异 现在，话虽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正如一些人试图争辩的那样，圣经材料只是借用了其他一些古代法典。我想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圣约之书》和古代近东法典之间有很多差异。我想探讨其中一些差异。如果你看一下你的引文，在第 24 页上，有一些段落来自威廉·戴尼斯 (William Dyrness) 撰写的*《旧约神学主题》*一书中的一些段落。迪尔内斯在对《圣约》的讨论中指出，《圣约》的文字材料在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其他古代法典中的内容。它不仅优越得多，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尽管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牛角规则。请注意，他说——这是引文的第 24 页——“不可否认，旧约法与其他法典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并且询问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启发性的。

上帝，而不是国王，作为立法者 我们已经看到，在以色列，是上帝而不是国王担任立法者。这使法律概念处于一个独特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旧约律法都是宗教性的。以色列人对这种差异有敏锐的感觉：摩西在申命记 4:8 中问道：“哪一个大国，有像这一切律法一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呢？”他们知道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待过任何国家”（诗篇 147:20）。但与此同时，与邻近法律法规的相似之处也惊人。这些反映的不是大规模的借用，而是，”法国《旧约》学者罗兰·德沃克斯 (Roland DeVaux) 说，“‘单一广泛的习惯法的影响。’”换句话说，有一种非常广泛的习惯法。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风俗习惯。 “让我们更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关系。

1. 偶像崇拜受到谴责 首先，因为法律是为了维护盟约关系，所以偶像崇拜是受到严厉谴责的。出埃及记 20:23。”请注意出埃及记 20 章 23 节：“不可另立神明与我并列。不要为自己制造银神或金神。”出埃及记 22 章 20 节说：“凡祭祀耶和华以外的神的，必被消灭。”所以，偶像崇拜是受到谴责的。

2、生命受到尊重 其次，生命受到尊重。看看迪尔内斯所说的，“而且，生命被视为属于上帝”——回到创世记 9 章 5 节，“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使人以独特的方式区别于其他生物——“这样，牛宰了人，牛的肉就不可吃，出埃及记 21:28 和 32）”。因此，死刑并不像汉谟拉比法典那样普遍。那里的妻子不看管自己的财产，就被扔进河里；抢劫与在审判中作假证一样可判处死刑。事实上，总的来说，旧约中规定的惩罚显示了对严重残暴的克制。”所以，这就是 e 下的第二个要点：“生命受到尊重。”现在，有相当多的罪行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旧约》中有死刑，但比你在其他一些圣经以外的法典中看到的要少得多。

三、刑罚克制 第三，刑罚克制。一般来说，圣经法典比圣经外法典有更多的限制，与此相关的特别突出的是不存在身体残害。如果你看一下《汉谟拉比法典》，第 192 条规定：“如果宫廷大臣的养子或奉献者的养子对他的养父或养母说：‘你不是我的父亲，你也不是我的母亲，’ ”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会割掉他的舌头。”残害，这种传统在中东的一些文化中仍然存在。第 193 条：“如果内臣的养子或信徒的养子承认自己的出身，并开始憎恨他的养父或养母，而去他的父母家，”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会挖出他的眼睛。”第 205 条法律：“如果高级奴隶殴打了贵族成员的首领，他们将割掉他的耳朵。”第218条规定：“医师用青铜刺血针对老年人进行重大手术造成老年人死亡，或者割开老年人的眼窝并毁坏老年人的眼睛的，应当砍掉老年人的手。”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外科医生，而你的工作搞砸了，你很可能会失去你的手。但这种身体残害的行为在这些古代近东法典中相当突出。当你阅读圣经法典时，你不会发现这一点。

4、阶级差别不突出——公平 第四，阶级差别不突出。在第 24 页的中间，迪内斯说：“事实上，所有人在圣约关系中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这一事实使他们不可能承认法律中的阶级区别。不存在针对自由人的一部法律和针对奴隶的另一部法律。事实上，奴隶在法律中受到特别保护，免受残酷和苛刻的主人的侵害。”所以，阶级差别并不突出。它们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也很突出。在圣经法典中，奴隶受到保护，免受虐待。正如德莱内斯接着说的，“相比之下，大多数近东法典都根据个人的生活地位规定了不同的惩罚：‘汉谟拉比法典第 203 条：如果一个公民的地位打击了他同等地位的人的脸颊， ，他应支付一米纳银子。'”但请注意下一条法律，“'如果公民的农奴殴打了具有公民身份的人的脸颊，他们将割掉他的耳朵。'”所以，你要缴纳罚款如果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果你的社会地位较低，你就会失去你的耳朵。因此，圣经文本中奴隶受到保护，免受虐待。

5. 不道德的惩罚：婚姻受到保护 不道德的行为受到严厉的惩罚，与此相关的是，婚姻受到保护或守护。戴内斯说：“因为婚姻在上帝眼中特别重要，并且是由他制定的，所以任何违反贞洁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虽然在许多古代法典中乱交都会受到惩罚，但在旧约之外，也有法律授权的例外情况。但在旧约中，如果奴隶受到不当对待，她就应该像对待妻子一样受到对待（出埃及记 21:7-11）。如果男人引诱处女，她就成为他的妻子（出埃及记 22:16）。否则，通奸和淫乱将被判处死刑。利未记中关于男女之间正确关系的仔细指示之前，警告他们不要像他们曾经去过的埃及那样做，也不要像他们要去的迦南那样做。”你看，迦南人在两性关系方面的做法与你在利未记中看到的完全不同。 “指令最后恳求不要因这些行为而玷污自己，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利未记 18:30）。归根结底，即使是人际关系也要反映上帝的品格，因此永远不能仅仅从权宜之计的角度来理解。在整个旧约中，不忠是一种可怕的罪，神用它来说明以色列对他不忠的严重程度。

6. WORA [寡妇、孤儿、外国人] 受保护 [视频。哈尔滨的视频]

 最后，寡妇、孤儿和陌生人都受到保护。社会的弱者受到非常明确的保护，正如 Dyrness 所说，“OT 法中特别独特的是针对陌生人或外国人以及那些在某一方面有残疾的人的众多规定。有针对盲人和聋人、寡妇和孤儿以及穷人的指示。陌生人被挑选出来是为了免受压迫，因为据解释，“既然你们在埃及是陌生人，就应该了解陌生人的心。”神特别关心弱势群体，他说：“他们若向我呼求，我就必听他们的呼求”（出埃及记 22:23）。人们几乎可以听到基督的话：“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路加福音6:20）。在旧约中，贫穷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在那里人们认识到堕落的秩序是多么不公正。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特殊受害者为上帝的子民提供了天赐的机会来表达上帝的怜悯。”如果你看《出埃及记》22:21-22，仅举个例子，你会读到：“不可虐待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也作过寄居的。不可占寡妇或孤儿的便宜。如果你若这样做，他们向我哀求，我必听见他们的哀求，我必发怒，我必用刀杀你，你的妻子将成为寡妇，你的孩子将成为孤儿。”因此，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寡妇、孤儿和陌生人的保护方式。

7. 高度的人道主义关注 你当然可以看到圣经法律与其他古代近东法典中的法律之间的差异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具体的差异，如果概括的话，我想你可以说宗教精神上有差异，人道主义关怀程度上有差异，法律术语、顺序和内容上也有差异。因此，尽管《圣约法典》中的某些观点反映了特定时期和文化的法律传统，但这些差异是如此突出，以至于我认为很明显，没有直接借用《圣经》以外的法律传统。涉及《圣约之书》的组成或《圣约》法律的制定的法律法规。有许多法律在圣经之外的法律法规中找不到类似的法律。8. 间接而非

直接与 ANE 法典的关系 因此，我认为关于《圣约》与其他古代近东法典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得出的结论是，存在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我认为出埃及记 21 章 1 节“这些是你要在他们面前立下的律法”的要点是，这些律法是神希望他的子民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拥有的律法，因为他们正在被立为他的圣约。人们。 《圣约之书》的神圣权威和计划是独一无二的。但与此同时，它植根于其撰写之日的法律概念。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上帝向他的子民说话的方式中所发现的普遍现象。他以他们熟悉的语言、思想形式、思想和制度来到他们身边，这些法律在这方面与你在以色列可能找到的任何其他制度没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所提出的观点是，对特定罪行的处罚应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相称。换句话说，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是平等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汉谟拉比的法典中，当某人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时，他就会失去耳朵、眼睛或手。处罚和进攻之间存在差异。通常，即使是意外死亡，也不会受到惩罚。圣经材料中对意外死亡进行了立法。对于意外死亡的，不执行死刑。这是有预谋的谋杀，因此而被执行。一般来说，都会有某种罚款。假设有人受伤了，好吧，别人的眼睛，我们不会从字面上理解——他们不会把另一个人的眼睛从他身上夺走。如果他做了什么，他就会被罚款，但仅此而已。但是，不会有身体上的残害。

F。圣约正式批准 – 出埃及记 24:1-11

 让我们继续f，“圣约正式批准——出埃及记24:1-11。”在介绍完这些材料后，你可以在第 3 节中读到：“摩西去将耶和华的一切言语和律法告诉百姓，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写下了主所说的一切。第二天一早，他就起床，在山脚下筑了一座坛，立了十二根石柱，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他打发以色列的青年人去献燔祭，并献公牛为平安祭，献给耶和华。摩西将一半的血盛在碗里，另一半洒在坛上。然后他拿了《约书》，”——你问为什么第 20 到 23 节的材料被称为《约书》，标题，或者实际上，这个标签来自第 7 节，“他拿了《约书》 ，”他拿起这份法律材料，“并向人们宣读。他们回答说：‘我们会遵行主所说的一切。我们会服从的。摩西把血洒在百姓身上，说：“这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行为与你们立约的血。”摩西、亚伦、拿答、亚比户，并以色列的七十位长老都上去见以色列的神。他的脚下是一块像蓝宝石一样的路面，清澈如天空。但是，神并没有对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出手。他们看见了神，就吃喝了。”

1. 圣约的关键要素 现在，这是圣约的批准，您会看到出埃及记 24:3-11 的描述中出现的圣约批准仪式的关键要素。第 4 节和第 7 节提到了圣约文件：“摩西将耶和华所说的一切话都写下来……他读给百姓听。”第 3 节提到了圣约的规定：“他将耶和华的一切言语和律法都告诉百姓。”并且，在第 3 节和第 7 节中，你有立约的誓言，人们说：“凡主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请注意，宣誓是由人民宣誓的。誓言不是由主亲自宣誓的。人民是宣誓的人。这就提出了所谓的应许契约和法律契约之间已经观察到并经常被提及的差异。我之前可能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在应许之约中，例如亚伯拉罕之约或大卫之约，神作出应许并起誓。如果你回到亚伯拉罕之约的批准，你会在创世记第 15 章中看到对此的描述。在那一章中，你看到冒着烟的烈火炉在被宰杀的动物之间移动，主正在其中带走什么。梅雷迪思·克莱恩 已经被称为，一种自怨自艾 起誓：“如果我不履行我对你的承诺，那就由我来吧。”在律法之约中，是人民起誓，在这种情况下，西奈之约是律法之约，是以色列人发誓要做主对他们的一切要求。

2. 洒血 我想提醒你们注意的另一件事是洒血。有宗教仪式、祭祀和洒血。看看你的引文，第27页，关于洒血的内容。这是 JA Moyter 发来的。 他说：“ 血 动作 第一的 向上帝 在 挽回祭， 但 然后， 第二， 人性化。 '和 他 拿 这 书 的 这 盟约， 和 读 其中的\_ 听力 的 这 人们。 和 他们 说， “全部 那 这 主 有 说出来我们会 做， 和 是 听话。' 和 摩西 拿 这 血， 和 洒 它在 这 人们。' 在 什么人 做过 他 撒 它？ 在 什么 精确的 片刻 做过 那 洒水 的 血 发生？ 在 这 片刻 什么时候 他们 坚定的 他们自己 到 A 生活 的 服从。 第一的 来了 这 承诺 到 服从 根据 到 这 主 上帝， '全部 那 这 主 有 说 我们 将要 做， 和 我们 将要 是 听话，' 然后 这 洒水 的 这 血 人性化。 和 什么 做 那 意思是？ 它 方法 那 只是 作为 这 血 的 这 盟约 在 这 一 手 建立 这 关系 的 和平 和 上帝 经过 挽回祭， 所以 在 这 其他 手 这 血 的 这 盟约 维持 这 关系 的 和平 和 上帝 为了 A 人们 WHO 是 坚定的 到 走 在 服从。 上帝 知道 那 这 人们 是 声称 超过 他们的 力量： '他们 有 出色地 说 在 什么 他们 有 说。 氧 那 那里 是 这样的 一个 心 在 他们， 那 他们 会...保留 全部 我的 诫命 总是。' （申命记 5:28 及之后） 但 他们 是 声称 超过 他们的 能力。 '非常 出色地，' 说 上帝， '我 将要 制作 A 条款 为了 他们。' 这 相同的 血 哪个 有 制成 和平 和 上帝 将要 保持 和平 和 上帝。 作为 他们 走 在 这 方式 的 服从， 这 血 是 可用的 为了 A 人们 坚定的 到 遵守。 作为 他们 绊倒 和 落下， 所以 这 盟约 血 将要 是 可用的 为了 他们。” 因此，您在这里举行了盟约批准仪式，其中包括此类盟约批准仪式的特征要素。

2.国际条约比较

 让我们继续讨论 2。这是我在这里插入的一个括号讨论，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地方来讨论它，这是每个古代近东附庸的主题 条约和西奈盟约。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具有很多影响。所以我想和你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将《圣经》圣约材料与古代近东国际条约进行比较的整个想法（这在今天的文献中很常见）是 1954 年的一个新想法，当时乔治·门登霍尔 (George Mendenhall) 在*《圣经考古学家》*上发表了一些文章，题为“法律和法律” 。以色列和古代近东的圣约。”如果您在参考书目中的此标题下查看，那么该文章就在您的参考书目中。门登霍尔论点的基本思想是，圣经圣约的文学体裁与某些近东条约，特别是赫梯帝国的文学体裁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个新想法。这篇文章是这些不寻常的文章之一，它具有开创性，因为它产生了整个研究领域，20 世纪下半叶有很多书和文章，以及门登霍尔的召唤注意某些赫梯条约和圣经圣约材料之间的文学和结构相似性。这些赫梯条约已经存在多年了。它们在 1900 年代初被发现，其中许多在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出版。人们看过它们，知道它们的内容，但没有人注意到赫梯条约和圣经圣约材料的文学结构之间的结构相似之处。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A。赫梯条约
 让我们来看一下“赫梯条约”。赫梯条约来自所谓的新赫梯帝国，是五位国王统治时期制定的文件。其中有一些有趣的名字，列于幻灯片 22 中。 这些条约可分为两组或两类。有些称为附庸条约，有些则称为平价条约 条约。诸侯条约是最常见的形式，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签订的条约。有时附庸条约被称为宗主国条约。宗主是赫梯帝国的伟大国王，通过条约安排他是上级伙伴，而诸侯则是下级伙伴。在宗主国或附庸条约中，条约的两个伙伴之间存在这种差异，只有地位较低的一方才宣誓遵守条约协议的规定。于是，诸侯宣誓。正如我所说，附庸条约或宗主条约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条约形式。
 但是，有几个所谓的平等条约的例子。最好的例子是拉美西斯二世和哈图西拉斯三世之间的一个。现在，拉美西斯二世就是我们所说的与出埃及记较晚的日期相匹配的埃及第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拉美西斯率领一支军队，在叙利亚的奥龙特斯河上与赫梯人作战 河。双方陷入僵局。双方都未能真正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为结束这场战斗所做的只是平等地签署了一份平等条约。在平等条约中，双方宣誓，并同意不再重新交战。埃及在南部有自己的地区，赫梯在北部有自己的地区。他们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事实就是如此。

b.赫梯宗主国/附庸条约和盟约条约 现在，宗主国/附庸条约与圣经中的盟约条约有相似之处。根据门登霍尔 1954 年文章中的说法，宗主国或附庸条约的目的是“在双方之间建立牢固的相互支持关系，其中赫梯主权的利益是首要和最终的考虑”。换句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条约是一个誓言。赫梯君主就是君主，这个条约的规定所守护和保护的实际上是他的利益。该条约就是所谓的“单方面”，即只有劣势伙伴受誓言约束。正因为如此，这就意味着封臣必须对赫梯宗主有相当大程度的信任，赫梯宗主答应的事情就会做到，封臣也有义务遵守以下规定：宗主派给他的。如果你读过这些条约，你会发现诸侯与赫梯大王之间这种信任的想法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并非没有根据，因为赫梯大王曾为诸侯做过仁慈的事情。换句话说，赫梯国王以积极的方式对待封臣，为他做了好事。因此，这不是盲目的信任，而是基于赫梯统治者过去保护和帮助之手的经验的信任。

C。赫梯条约的形式：6 个要素 让我们看一下条约的形式，如幻灯片 23 所示。已发现的赫梯条约大约有 16 或 18 个，如果你看看它们的文学模式，你会发现：他们遵循标准的固定模式。宗主国诸侯条约的文学模式有六个基本要素。我将在一分钟内对这些元素中的每一个进行一些讨论。先有序言，有历史序言，然后是基本规定，然后是详细规定，然后是见证人，然后是祝福和咒诅。
1. 序言 现在，在序言中，您可以看到赫梯统治者的姓名和头衔。换句话说，序言指出了条约的作者——赫梯统治者的姓名和头衔。接下来是历史序言，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历史序言可能是条约形式结构中最重要的元素。它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为条约关系定下了基调和精神。

2. 历史序言 历史序言的作用是概述以前大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过去大王对诸侯的仁行。换句话说，赫梯国王会说：“我为你做了这个、这个、这个。”很明显，这不仅仅是赫梯帝国所有伟大国王签订的所有条约中的某种刻板公式，因为所有历史序言都是不同的。它们是具体的，并且被研究它们的人视为包含有效历史信息的简历。其中有些非常冗长和详细，有些则非常短，但它们描述了过去涉及两个条约伙伴的事件。他们的作用是证明封臣对伟大国王的感激、信任和义务感。
 换句话说，伟大的国王说：“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个、这个”，然后当你进入规定时，他又说：“这就是我对你的期望。”诸侯有理由信任大王，因为他过去帮助过他，但他也因为大王过去的所作所为而对大王负有义务。所以这个历史序幕对于确立两党关系的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基本规定 这很自然地成为条约形式的第三个要素。第三个要素是所谓的基本规定，有时也称为实质陈述。这是一个相当简短、笼统的条款，总结了小条约伙伴对伟大国王的忠诚义务，即基本的忠诚义务。其中一份条约中，在历史序言之后，这是穆尔西利斯与诸侯签订的条约，但基本规定是：“现在遵守国王的誓言，保护国王的权力。”这是你的义务，这是你的基本义务。 “遵守誓言，守护大王的力量。”在穆尔西利斯与另一位乌加里特人签订的另一份条约中，他说“你，尼克涅法”，这是附庸国王的名字，“从现在开始，直到未来，你都将忠于国王”哈提”，赫梯人的国王。 “在未来的日子里，请遵守与哈蒂国王、国王的儿子们以及哈蒂的友谊契约。”所以，这就是从历史序言中流出的诸侯对大王的基本忠诚义务的表述，其中列举了大王对诸侯的仁慈和仁慈的行为。

四、详细规定 接下来是条约第四节的详细规定。在那里，你得到的不是一般的忠诚义务声明，而是对封臣的具体要求：禁止其他外交关系，封臣不得允许任何针对伟大国王的邪恶言论，封臣必须出现在国王面前赫梯国王每年一次进贡，诸侯之间的争执都要提交大王裁决，周而复始，对大王对诸侯的期望做出各种详细的规定。

5. 作为见证人的诸神 接下来是作为见证人的诸神的列表。所列举的神是赫梯人的神，即伟大国王的神，以及诸侯的神，通常这些名单很长；并且，神灵将确保这是一份具有约束力的文件。

6. 祝福和咒诅 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第六点，即祝福和咒诅。如果你遵守自己的义务，你将享受这些神的祝福。如果你违反了规定，无论是基本规定还是详细规定，你都会受到这些不同神的诅咒。所以，你可能会说，诸神是诅咒和祝福的执行者。通常，先咒诅，然后祝福。这些诅咒包括不育、贫穷、瘟疫、饥荒、痛苦等等。祝福是封臣血统的延续——这始终是一个问题，谁将继承王位——健康、繁荣、和平，诸如此类。
 这就是赫梯条约的结构。门登霍尔，早在 1954 年，当他撰写指出这一结构的原始文章时，他还表示，在某些条约中——并非在所有条约中，一般结构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条约中，您还提到了其他一些附加功能：附庸国宣誓的正式誓言、批准仪式、针对叛乱附庸国的程序表格，以及第四，将条约文件存放在附庸国的庇护所并定期公开的规定阅读。在一些条约中，也提到了其中一些项目。

C。第二个千年的赫梯条约在形式上与后来的条约不同 ，即b，“附庸条约的形式”。大纲中的小写 c 是“第二个千年的赫梯条约在形式上与后来的条约不同。”当我在这里谈到后来的条约时，我特别想到的是 7世纪以撒哈顿时期的亚述条约，以及 8世纪的阿拉姆条约，有些人称之为 Sefire。因此，赫梯条约与公元前 7世纪和 8世纪出现的条约有不同的形式。当你查看 Sefire 条约时 （那是亚拉姆语条约）和亚述以撒哈顿条约 – 第 28 张幻灯片上的图表改编自 KA Kitchen 在*《圣经考古学》中的文章*。结构如下：标题、证人、规定和诅咒。 Sefire 条约：标题、证人、诅咒和规定。你可以将其与赫梯条约和圣经圣约材料进行比较，其中有标题、序言、规定、押金、证人、祝福、诅咒。
 你看，有一个不同的结构，7 世纪和8世纪的亚述和亚拉姆条约的惊人之处在于没有历史序言。在赫梯条约中，有历史序言，但在亚述和塞菲尔条约中则没有。你有头衔、条约的作者、规定、证人和诅咒。这意味着你们的语气非常严厉，特别是在亚述条约中。这个措辞是亚述人对某些附庸国的无情强加。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亚述统治者对先前关系中的封臣有任何仁慈或仁慈的行为。没有信任的基础；没有什么值得对伟大的国王忠诚、感恩和感激。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份强加给封臣的义务声明，如果封臣不遵守这些义务，就会受到可怕的诅咒。然后你会发现没有祝福，只有咒诅。所以你看，如果你看一下赫梯的结构，其中有历史序言，描述了伟大国王对封臣的仁慈行为，其中包括祝福和诅咒，你会在历史中看到完全不同的语气或精神。条约伙伴之间的关系。

d.条约和圣经之约 现在，话虽如此，让我回去吧；请注意你的大纲中的 c 是“赫梯条约在形式上与这些后来的条约不同”，但 d 是“条约和圣经契约”。如果你看看赫梯的结构，然后看看圣经的圣约材料——有很多福音派学者研究过这个，我不想在这个上花很多时间，所以你可以争论到底如何权衡这个出来了，但我在这里用过 KA Kitchen 和 JA Thompson。您可以在参考书目中查找他们的著作。当你看圣经材料时，圣约当然是在西奈山建立的，那就是出埃及记中的地方；四十年后，在摩押平原的旷野漂流之后，这个圣约得以更新。

申命记中的圣约更新，约书亚记 24 章和撒母耳记上 11-12 申命记实际上是一份圣约更新文件。似乎特别关注领导层继承的契约通常会在领导层更迭时更新。当摩西来到摩押平原时，他已经濒临死亡。因此，当时更新圣约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将领导权从摩西转移到约书亚。你就达到了一些人所说的“王朝继承”。当封臣的首领去世并且你有继承权时，就会与伟大的国王续签条约。所以，这里有摩西和约书亚，如果你仔细阅读申命记，就会对这一继承给予很多关注。举行盟约更新仪式是适当的。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的结尾时，《约书亚记》第 24 章，约书亚正处于死亡的时刻，他聚集所有以色列人到示剑，在那里，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领导权交接时再次重申对耶和华的效忠。进入士师时期。我认为这些更新的目的是在领导层过渡期间提供圣约的连续性。
 因此，出埃及记中建立了圣约，申命记中又更新了圣约，并在约书亚记第 24 章约书亚死时更新了圣约。下一次圣约更新是撒母耳记上第 11 章和第 12 章，当时正值从士师到君主制的过渡——神权政治领导结构的重大转变。王权是在吉甲举行的圣约更新仪式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当你看《出埃及记》时，你可以看《申命记》，你可以看《约书亚记》第 24 章，你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第 12 章，你会发现赫梯条约形式的这些元素在所有这些圣经材料中都相当清楚地出现。现在，Kitchen 和 Thompson 在幻灯片 25 上所做的就是采用这些元素：序言，Kitchen 在出埃及记 21 章中找到它，对于出埃及记段落，Thompson 在出埃及记 19:3 到 20:2a 中找到；申命记是申命记一章一至五节，约书亚记是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节等等，有历史序言、基本规定、详细规定、见证人、咒诅和祝福。

见证人的区别 注意见证人，这里的区别是你没有神灵作为见证人。在出埃及记 24 章 4 节中，“摩西将耶和华所说的一切话都写下来。第二天一早他就起来，在山脚下筑了一座坛，立了十二根石柱，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见证者就是那十二根石柱。例如，如果你读约书亚记 24 章 27 节，你会读到：“‘看哪，’他对众百姓说，‘这块石头要作我们的见证。它已经听到了主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如果你不忠于你的上帝，它将成为对你的见证。”在《申命记》中，摩西称天地为以色列与耶和华所立条约的见证。所以，你有见证人，你有咒诅和祝福。

梅雷迪思·克莱恩《*伟大国王条约》* 因此，回到门登霍尔的原始文章，门登霍尔提请注意的是赫梯条约的结构，然后他反思了圣经圣约材料中非常相似的结构。现在，梅雷迪思·克莱恩（Meredith Kline）是一位福音派人士，他在赫梯条约材料与圣经圣约材料之间的类比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写了一本名为《大王条约》的书，该书讨论了赫梯条约材料与圣经圣约材料之间的*类比*。赫梯条约和圣经圣约材料，但同时也是对申命记的注释。当他给那本书起标题*《大王条约》时*，他实质上是在说《申命记》是一份圣约文件。这是大王的条约，大王就是耶和华。我认为，他以反映条约结构的方式合理地概述了《申命记》；你看有序言、历史序言、规定、大诫、具体 诫命、更详细的诫命、制裁、圣约批准，包括祝福和咒诅。还有一个王朝废黜圣约的连续性——即摩西和约书亚之间的领导权转变。我认为克莱恩在展示申命记如何反映条约形式方面做得很好。

克莱恩和申命记现在，克莱恩在他的《 *大王条约》*一书中所做的事情是指出赫梯条约形式和圣经圣约材料的相似性所产生的一些含义。看看你的引文，第28页，A段。他说，“这里要提倡的立场是，申命记是一份圣约更新文件，其整体结构展示了马赛克时代宗主权条约的经典法律形式。根据现在调查的证据，似乎无可争议的是，申命记不是以某种想象的原始核心的形式，而是以其目前形式的完整性，唯一有任何客观证据的形式，展示了古代宗主权条约的结构，其经典模式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现在，你会注意到他正在谈论申命记目前的形式；换句话说，是在整本书的结构中，而不是以某种想象的、原创的核心的形式。过去一个世纪批评学者的典型说法是，《申命记》是一部晚期作品，其最初的核心是第12至26章，后来添加了第1至11章，后来又添加了第27至34章，所有这一切都比摩西的时代晚得多。现在，你明白克莱恩所说的是，《申命记》在其整体构成中反映了一种文学结构，而不是在某些原始核心中，在开头和结尾处添加了材料，而是作为原始构成。他说：“考虑到作者的才能和场合的宏伟，对传统法律形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演讲和文学丰富是很自然的。
 当然，在采用通用的正式媒体来表达圣经中上帝的独特启示时，概念上的适应是不可避免的。” 换句话说，赫梯条约的形式不仅仅是以某种机械的方式移植到申命记的材料中。使用这种形式有一定的自由，当然，某些人类国王向封臣强加条约与上帝与他的子民建立盟约关系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总体结构是相同的，他总结道：“值得注意的是，上帝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人类王国的这一法律工具来定义和管理他对他子民的救赎统治。”换句话说，这是上帝如何以当时的法律形式说话的另一个例子，在当时的法律形式中上帝给出了这一启示，并以此建立了圣约。他用当时人们熟悉的东西来构建他和他的人民之间的关系。
 现在，克莱恩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的一些含义。第一个是申命记日期的含义。查看引文中第 28 页底部的 B 段。 “新证据对《申命记》的古代性和真实性问题的影响绝不能被压制。申命记所确定的那种文献并非起源于某些反复出现的仪式情况。这些条约当然是为特定的历史场合而准备的。因此，有必要在以色列的国民生活中寻找适当的历史事件，以便令人满意地解释《申命记》条约的起源。现在无需排练所有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清楚地表明收件人是最近成立的神权国家，我们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无论是在君主制还是前君主制时代，除了申命记所追溯的那个特定场合之外，在哪里可以是否会发现这样一种历史情况：十二个部落被召集参加盟约，其特殊目的是，就《申命记》条约的目的而言，显然是为了保证（非大卫的）王朝对以色列的延续？换句话说，这是从摩西到约书亚的王朝继承问题，这是申命记中的一个重要元素。除了摩西生命的最后时刻之外，还有什么地方适合这种情况呢？所以，他这么说是为了暗示这个日期。

条约和申命记的日期 第 29 页顶部的下一段，“申命记写作时间的另一个索引是由宗主权条约的文献形式的演变提供的。诚然，现有的证据仍然相当有限，现有条约之间的差异也不应该被夸大。这确实是我们在整个旧约时代都遇到的一种物种。尽管如此，还是有明显的演变。例如，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塞菲尔》和《尼姆鲁德》条约中保留了开头，但它并不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赫梯条约或其同等条约的开头乌玛。此外，在塞菲尔条约中，仅保留了早期条约中突出的祝福制裁的痕迹，而以撒哈顿条约中的制裁则完全由诅咒组成。最显着的区别是历史序言，即第二个千年条约中独特的第二部分，在后来的文本中不再出现。”我们一分钟前讨论过这个。
 因此，在他的下一段中，他说：“因此，虽然有必要承认早期和晚期条约之间在模式上的实质性连续性，但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赫梯条约区分为‘经典’形式是适当的。” 。毫无疑问，《申命记》属于这一纪录片演变的经典阶段。由此可见，伟大国王申命记条约的马赛克起源的*表面证据是重要的。”*看，他的论点是，如果你看看从第三个千年到第一个千年的条约结构，两千多年来，赫梯条约的结构，他称之为条约的经典形式，与它相似圣经条约材料。如果你回到公元前三千年，结构就大不相同了。如果你去得早，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晚点去，那就不一样了。我认为赫梯条约有 16 或 18 个；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大约有 85 项条约被恢复，如果你仔细观察它们，你会发现其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圣经材料对应于赫梯形式；赫梯形式可以追溯到马赛克时代 – 1400 年代或 1200 年代。
 你再往后看——批评学者的传统论点是，申命记是在 六、七世纪写成的，是以色列历史的晚期。通常，《申命记》的起源被认为是公元前 621 年约西亚时代，当时祭司希勒家在圣殿中发现了这本律法书，并把它带给了约西亚。传统的批评观点认为，法律书是申命记；它被描述为马赛克，但它是由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为约西亚时代在耶路撒冷集中崇拜而写的。因此，《申命记》的年代较晚，几乎是批判学者们的一致共识。申命记的日期是公元前 621 年 克莱恩所说的是，如果你看看申命记的文学形式，这种形式可以追溯到 1200-1400 年代，摩西的时代，赫梯伟大国王的时代，不是在《以撒哈顿条约》签订时，而是在公元前7世纪
 所以，这些都是对日期的影响。我当时就说过，传播方式也有影响。我们下次必须考虑这一点。

克里斯·艾利森转录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凯蒂·埃尔斯最终编辑
 由特德·希尔德布兰特重新叙述